

理想小说的三个维度：

浑莽、无界与吞吐量

李宏伟

你理想的小说是什么样？这是个会不时被问及、偶尔也自问的问题。思来想去，不妨以“样”取义，作个比喻。理想的小说，它是一座森林、一道沙漠、一片汪洋，它幅员辽阔、物种丰富，它平静时月光洒落、暴动时山呼海啸，它或许看起来波澜不惊，却总是有生命与生机滋长、勃发，它并不是通体透明，一眼就能够望穿望尽，它有它持重、阴暗、晦涩的部分，但这并不代表封闭，并非拒绝被勘探，这只是提出要求，要求付出相当多时间、勇气、心力的挑战，而理想的小说，又总是能够给予任何层次的挑战以相当的回报。

比较而言，我目前更偏爱森林的比喻，因为它独立又完备，寂静又喧嚣。构成一座森林的每一个成分，譬如一棵树、一株草、一块苔藓、一只蘑菇、一条溪流、一道山岭……都有其单独的美，犹如一部伟大篇章里的一个字、一句话、一个段落乃至一个标点符号、文字之外的空白，都互相照见又质地独具。但森林之所以是森林，并不止于这些需要一点点的细部，更在于它们合成的整体，它可以局部臻珍、

精美、雅致，但它的根本在于浑莽，是茫茫苍苍，是雄厚强健，是庞大万物伏居天地之间。这仍旧是比喻，但要说的是小说的劲，势大力沉也好，以柔克刚也罢，都得绵延不绝，贯注全篇；说的也是小说的境，管中窥豹是一种，移步换景是一种，沧海一粟是一种，虚室生白是一种，都可，但都得流动生动，绝不凝滞。

要贯注全篇，要绝不凝滞，就不能自设藩篱，自我拘囿。因而理想的小说又是无界的，它并不自矜于现有的伟大小说叠加出的定义，进而画地为牢，不敢再越雷池一步。无论是诗歌、戏剧、散文、杂文这些兄弟文体，还是哲学、历史等文字近亲，甚或电影、雕塑、绘画、行为等其他艺术门类，乃至一切社会与自然科学范畴，都可以纳入其中，成为小说的构成元素，它们的范式与形式都可以为小说提供参照，给小说带来新异的面貌。

另一方面，理想小说拥有巨大的吞吐量，它关注时代的纵深，关注当下的切片、历史的消息、未来的可能，它关注个

人情绪的起落、心理的变化、行为的因果、命运的沉浮，它将时代与个体相互植入、考验、确证。通过目光、事件、理念、践行，小说发现时代隐藏在各个角落里的秘密与灰尘、雄心与野望，并将这些发现推进到发明与照亮，让时间与空间在 person 身上显影，让天理与神意在人心里昭彰。

是的，浑莽、无界与吞吐量是我目前为理想小说找到的三个维度。它难以在某一具体小说上完备，但它可以通过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小说的整体面貌来想象。再给“小说”这个概念松松绑，将鲁迅的所有作品乃至他的一生当成一部小说，亦足称理想小说的一种范例。如果再调换一下问题的两端，视目前为止的所有够分量的作品共同参与建构了一部仍未完成的理想小说，那么小说到底是什么、小说家究竟应该干什么，仿佛变得明朗起来。无论如何，请在心里搁下一座森林，连带承载它的土地、覆盖它的天空。或者，搁下一道沙漠、一片汪洋。或者，同时搁下它们，以及更多。只要它们在，总会有风吹过，有雨落下。

双塔

山西出版集团



王绩图 林兰子绘

644年，隐居东皋（今山西河津）的王绩为自己写下墓志铭：“有唐逸人，太原王绩。若顽若愚，似矫似激。院止三径，堂唯四壁。不知节制，焉有亲戚……”这是唐贞观十八年，王绩55岁。

流传于世的墓志铭，绝大多数都由他人撰写，敢于自撰的似乎不多，名人里也就陶潜、徐渭、张岱等数人，还有这位“有唐逸人，太原王绩”。王绩的兄长王通，是隋末的著名学者、王勃的祖父。

自为墓志铭之所以罕见，不仅要有看透生死的旷达，“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痛”，更要面对如何持论下笔的难题。由友人、后辈乃或当世名流，深情缅怀逝者一生的道德功业，再赞以诸般高尚的文辞，方才合适。自为墓志铭可不比王婆卖瓜，国人历来以谦虚为美德，如在墓志铭中自我吹嘘，只怕效果适得其反。

王绩，张岱自作的墓志铭之所以被后世奉为经典，妙就妙在并未自吹自擂，而是在戏谑自嘲中，让读者慢慢品味其清高自许，不落流俗。

王绩在世时，乡人时常诟之。在世俗的眼中，他是酒狂，是官场失意者，是庆吊礼绝的孤僻者，是用以警戒子弟的负面典型。唯有在文字中，我们方能读懂那颗孤高不屈的心灵。时隔近1400年，当我在书桌前捧读《王绩集会校》，脑海中总浮现出贞观盛世那个“才高位下”的清瘦身影。

王绩的诗文中，提到最多的古人便是陶潜。陶渊明曾作《五柳先生传》自喻，王绩就写了《五斗先生传》（王绩在文中称自己一次能饮五斗酒）。五柳先生虽嗜酒，毕竟还是由亲朋故旧置酒招之，醉后也只是衔觞赋诗，作文章自娱；而五斗先生只要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醉后则是昏昏默默，万物不能萦心。两相比较，前者为洒脱蕴藉的隐士，后者乃放浪形骸的名士。

陶渊明曾用文字为后世虚构出一个美好而遥远的桃花源，王绩同样以文字塑造出一座子虚乌有的醉乡。王绩在《醉乡记》中写道：“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任清，不爱憎喜怒。”《醉乡记》中这个淳寂渺茫的世界，似乎比落英缤纷的桃花源更难企及，却也更富庄子的哲学意味。

这般个性鲜明的人，势必难与世俗妥协。王绩一生三仕三隐，出仕往往只是为了能饮到美酒。待诏门下省是为了日给一斗的府廪；求职太乐丞是为了侍应焦家酿的美酒；而弃官同样是因为嗜酒而妨害职务，屡被劾劾。这位惊世骇俗的斗酒学士，世人多见其沉醉之时，却不晓其清醒之处。然而王绩的幸运在于，世上总还有那么几其人，理解和尊重他选择的人生道路。

王绩的兄长王通，续孔子六经，人称“文中子”，弟子门徒多达千人，其中不乏薛收、温彦博等后世名流。然而这样一位老夫子，对待其弟王绩却毫不迂腐。王绩喜欢屏居独处，厌恶接待宾客，兄长便不拘以家务，而是分给其河渚良田以供生活，乡间庆吊婚冠的应酬也不强求王绩参加，任由他自在随性如山靡野鹿。

不止兄长的宽容，隐居的王绩还受到地方官的尊重。本州刺史杜之松久仰王氏声名，特意致书求教。不料王绩的《答刺史杜之松书》尽显名士清狂，“闻命惊笑，不能已已”，我在这里“帷天席地，友月交风”，想让我王绩“揖让邦君之门，低昂刺史之座”，去你的吧！

历史显示了可爱的一面，被王绩冷落嘲讽的刺史同样并非俗士。杜之松见到王绩的答书，并未恼羞成怒，而是诚恳地回了一封《答王绩书》。他盛赞“结庐人境，植杖山阿”的王绩“此真高士，何谓狂生”。那种发自内心的钦佩“仆虽不敏，颇识前言，道既知尊，荣何足恃”，最终打动了王绩。在《重答杜使君书》中，王绩不再摆名士的傲慢架子，而是认真与杜之松探讨家礼丧礼的学术问题。两人的往来书信辞采卓然、情真意切，一并载入文学史册，共同见证了唐人的风雅与豁达，可谓文坛佳话。

唐朝是个有诗意的时代，山西是块有故事的土地，曾有那么多有趣的灵魂在这片黄土地上驻足。如今立于汾汾之畔，遥想当年，王绩所欣该是怎样的美酒，所吟会是怎样的乡音？这一切仿佛都被冲入历史的长河中。他似已走远，但他的文字永远活在这片土地上，活在我们的血脉中。

经典漫谈

(46)

深沉而又鲜活的画卷

——《深山》的内涵与艺术特色

陈李芳



《深山》封面

吕新长篇小说《深山》（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8月出版），通过对乡村生活的细致描绘和对人物命运的深度解读，展现了人物性格冲突，反映了城乡差异等复杂的社会现象。小说在形式上富有变化，主题内涵和艺术价值丰富。

吕新以生动的笔触展现了城乡之间的鲜明对比和深刻矛盾。城市与乡村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区别，更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在作品中表现为以杜林为代表的城市失意者在乡村的退居，以及以谷正楼为代表的村居者作为对城市的注脚与颠覆。城市失意者在面对竞争压力和生存困境时，选择退居乡村寻求心灵慰藉和生活安宁。然而，乡村的闭塞落后又让他们感到压抑失落，这种矛盾心理状态在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现。同时，乡村既承载着传统的乡土文化和价值观，又不可避免受到城市文明的冲击和影响。这种冲击和影响在作品中通过乡村生活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转折加以表现。

小说通过对晋北深山乡村生活的细致描绘，凸显了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这种乡土文化不仅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节日庆典、婚丧嫁娶中，更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中。与此同时，作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揭示和批判，展现了乡土文化在

现代社会中的困境和挑战。这种困境和挑战既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压力，也来自于内部客观因素的制约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落后。从而引导读者对传统乡土文化进行审视和深入反思，激发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 and 思考。作品在深度、广度上都得到拓展。

从结构上分析，《深山》的前后章节之间存在紧密呼应和联系。通过巧妙叙事和情节设计，作者将不同章节内容相互串联，形成一个完整而统一的艺术世界。这种呼应强化了作品的结构，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 and 感受作品的主题和情感。对同一主题的多次呈现和深入剖析，进行不同的处理和表达，使作品在形式上更富有变化，主题更鲜明突出。

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将人物置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一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分析，增强了作品的时代感、现实性，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情感。

小说借鉴了其他经典作品中的文学元素，这是对前人文学成就的致敬，更是对文学艺术传承的深刻领悟 and 实践。如在描写疯人银焕的章节中，银焕视角下的人、物、景，与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狂人”所看到的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借鉴并非简单模仿，而是在深入理解基础上的再创作。通过这种方式，吕新将《狂人日记》中的经典笔法融入《深山》叙事中，使作品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也与其他文学经典产生了深刻联系。

《深山》体现了对文化传统和文学观念的传承与发展。作品既融入了乡村传统文化、民间故事与传说的元素，又汲取了现代文学与艺术的精髓，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表现力，引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更多层次的联想与深入思考。通过融合与创新，吕新在《深山》中成功构建了一个传统又现代、深沉又鲜活的文学世界，同时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气息与个人特色。

用“呈现”取代“陈述”

苏沧桑

诚如俄罗斯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说：“一个恰到好处细节可以使读者对整体——对一个人物、对他的处境、对事件，最后对时代产生一种直觉的正确的概念。”文学作品中细节的关键性作用无需赘述，我个人的深切感受是：最鲜活的特写镜头、最具信息量的细节，不仅要洞察事物的表面，更要深入到肌理和本质，甚至延伸到背后的故事。

在刻画“特写镜头”时，我从以下思路出发，让细节呈现三个层次的信息：

第一层信息，形境，写我所看到的，呈现高清的镜头画面：全方位调动我的所有感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最直观地写出我所获取的信息，为读者还原出基础的客观场景。

第二层信息，情境，写我所感受到的，为画面增加配乐渲染、情绪渲染；从具象的描写转向抽象的感知，写当下内心最真实、最直接的第一感受。

第三层信息，理境，写我所了解到的，为画面补充旁白：例如镜头背后的故事、其中的缘由和道理，或是你由此延伸联想到的其他事物，带领读者深入事物的肌理和本质。

我在创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散文集《纸上》时，写过“两双手”，同样是将焦点对准“手”的特写镜头，传达出“特写镜头”的三个层次的信息：

首先是一双捞纸师傅的手：我在采访古法造纸人时，摸了摸在纸浆水里浸泡了45年的捞纸师傅的手。

“比白纸更白的手掌，已看不出掌纹和指纹，老茧连着老茧，有些地方已经开裂，又被纸浆水浸泡得更白。这双手，放进发酵捣烂的竹纸浆里，不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已经不痛了，但很怕冷。数九寒天时，一天十几个小时，在结冰的纸浆水里进进出出，冷到骨头里的冷。冷了，就往电饭煲热水里蘸一下，暖一下再做。”

这段话传递了几层信息：

第一层信息，对手掌颜色、老茧的描写，是通过视觉、触觉获取的细节，直观地传达了关于捞纸师傅手掌的具象信息。

第二层信息，是抽象的感受，“已经不痛了，但很怕冷”“冷到骨头里的冷”，为前面的具象描写渲染增色。

第三层信息，是镜头背后我所了解到的故事，“数九寒天

时，一天十几个小时，在结冰的纸浆水里进进出出”“冷了，就往电饭煲热水里蘸一下，暖一下再做”，这些真实而又鲜为人知的信息，是坐在书斋里闭门造车造不出来的，需要在场交流、捕捉，寥寥几笔，却更能体现书写对象背后真实的艰辛，引发读者共情。

其次是一双茶农的手：我在《与茶》中，写到一双被茶渍染黑指甲的茶农的手。

“每一个指甲都被茶叶浸染成黑色了，拇指和中指食指指肚的皮很厚，指纹已经被一道道纵横交错的裂纹代替。她的手指上仿佛长着眼睛，左手落在一片茶叶芽上时，余光已经瞟到右手要落到哪片茶叶芽，右手落下时，左手才有了着落。”“1克绿茶=112颗芽头，1斤绿茶=500克×112=56000颗芽头，1斤茶需要一双手采摘56000次，1泡茶3克，需要一双手在枝头上采摘336次。”

对指甲、手指触感的描写，是通过视觉和触觉捕捉的第一层信息；“她的手指上仿佛长着眼睛”，是我通过对茶农采茶动作的观察，所生发出的第二层抽象感受；对于茶叶采摘的极其精确的数字细节，则是第三层信息，进一步加强前文描写带来的冲击力，表现茶农的艰辛和敬业，传递其中的情感。

这就涉及捕捉有效细节的两点原则。原则一：细节要有目的性与关联性；原则二：细节需要具备情感动机机。

细节不仅是物理上的描述，更应成为情感的载体。真正有效的细节，不能只起到“说明”的作用，需要进一步传达出作者的“态度”。

《人民文学》杂志头条刊登我的长篇非虚构散文《纸上》时，在卷首语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纸上》是有来源、现场、去向的，是有声音、色彩、味道、纹理的，是密布质感和充满活力的。”这句话已道尽所有。



作家谈艺

人应该追求一些高远的东西

杨遥

写下这个题目之后，我担心自己是不是又开始说教了，但思虑许久，还是想谈一谈这个问题，这也是中篇小说《美声唱法》的主题。

这些年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许多物资出现生产过剩，但精神生活到底怎样？看看网络上某些充满戾气的言论，看看票房大卖的一些电影，看看很多点击量惊人的网络小说，看看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道德危机事件……个别知识分子成为善于装扮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许多需要发声的地方作了沉默的大多数，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我经常想，我比以前穷困潦倒的时候更快乐吗？这些年能让我真正感觉到幸福的事情很少，其中一件是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件是读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艺术到底对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影响？

大概七八年前的元宵节，我请几位朋友吃饭，在饭店大厅里，一位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朋友喝多酒之后，唱了一曲歌剧，引得满堂喝彩，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回家路上朋友说，他们学校的老师私下里也是爱听通俗歌曲，不爱听美声唱法的歌曲，引发我的深思。

我想，那些真正代表人类智慧的最顶尖的各种文艺作品用大数据统计的话，接受的人应该并不多，人们还是比较喜欢那些通俗的作品。像最近这些年热播的影视作品，被众人传唱的歌曲、点击量（发行量）高的那些书籍，大部分是通俗作品，但恰恰是那些不太被大众喜欢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类，支撑了人类的精神生活。现在中国少一千部、一万部网络文学作品可能不会对人的精神产生多大影响，但假如少了鲁迅，少了《红楼梦》，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定会缺少很大一块东西。那些最优秀的作品都是孤例，每一个都不可替代。那些创作伟大作品的人在世时不一定很得意，甚至去世很多年，作品已经被神化而仍然寂寞，但他们永远值得一代又一代人尊敬。

我们活在当下，享受着历史遗留下来的精华，也正在创造着新的历史。在小说《美声唱法》里，我试着探讨音乐、电影、文学作品，探讨专注于纯粹艺术创作的人面临的现实溃败，也探讨了通俗作品带给人们的快乐。但在小说结尾，我还是让唐铭送给“我”《战争与和平》《尤利西斯》和帕瓦罗蒂、多明戈的两张唱片，因为它们代表人类文学和音乐领域的高度。我让唐铭回去上海。他说真正高贵的艺术值得用一生去追求，这也是我的观点。就如“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当我们拿起手中的“笔”时，应该选择一些高远的东西。